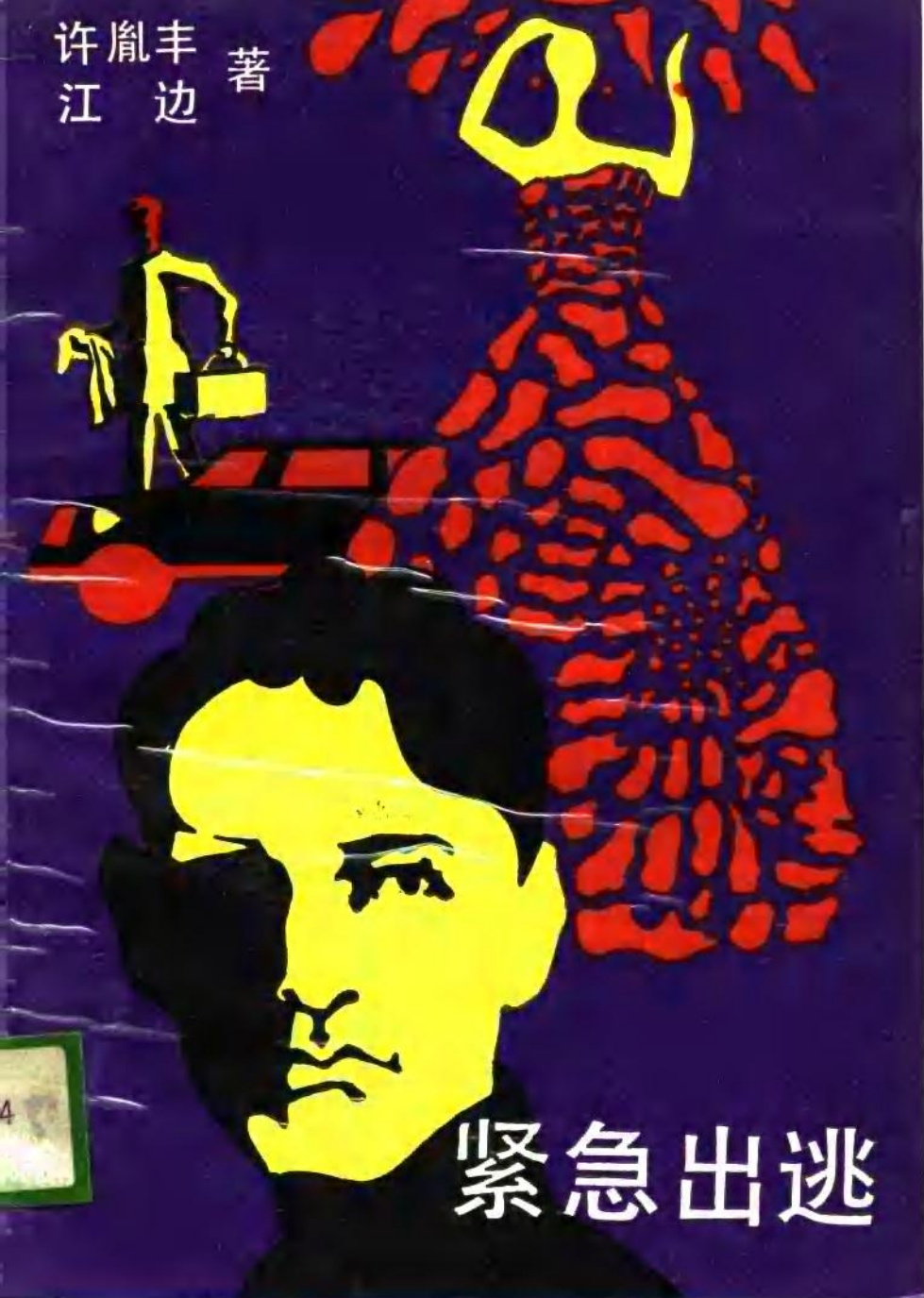


许胤丰 著
江 边



紧急出逃

责任编辑 林晓峰
封面设计 诸侠军

紧急出逃

许胤丰 江边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55000 印数0001—7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79-7/I·173 定价: 2.80 元

内 容 提 要

1987年某天深夜，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飞进了一位企业家洋楼的大门，黑衣歹徒用恐吓信限期交出五万大洋，否则取走首级，挖出心肝。洋楼主人只好带着家人坐小车紧急出逃……由此勾出了小说主人公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这部纪实小说以当今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社会变革为背景，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刻画了一位企业家在复杂纷繁的矛盾漩涡中苦苦开创斗争的多重性格，同时也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们思想演变的轨迹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

小说采用了读者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形式，文笔流畅，故事生动，情节跌宕，环环紧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艺术特色。

回 目

- 第一回 造洋楼 穷汉子发迹
掷匕首 全家人出逃…………… 1
- 第二回 栽跟头 惊醒荒唐梦
做手艺 巧遇荒唐人…………… 13
- 第三回 施小计 取信泰兴客
露头角 祸从天上来…………… 25
- 第四回 满纸手印 破釜沉舟凛大义
一石惊天 祸起萧墙险遭殃…………… 38
- 第五回 懵懵懂懂 铮铮一声入大狱
恩恩怨怨 冷雨铁窗悔亦迟…………… 51
- 第六回 世态炎凉 薄命人受欺受诈
人情冷暖 老太公一命呜呼…………… 60
- 第七回 放虎归山 热血汉当头一棒
指天立誓 空手人连夜出镇…………… 71
- 第八回 初露锋芒 泥腿子惊煞权威
刮目相看 山乡客名扬津卫…………… 82
- 第九回 事关大局 擎天柱勇揽重担
背水一战 驾驶员逼上梁山…………… 95

第十回	疑难病症 吓退“贺龙元帅” 起死回生 宴请“包公大人”	106
第十一回	选村长 村民争夺摇钱树 扣帽子 无端惹恼受屈人	120
第十二回	察民情 “知府”视察大周镇 秉曲直 镇长快语诉衷情	131
第十三回	山穷水尽 村支书设宴激将 情及乡邻 豪饮客一言定鼎	140
第十四回	偷天换日 玉面观音施手段 暗渡陈仓 铁腕人物扭乾坤	151
第十五回	榜上无名 乍暖还寒晴复雨 自奖自掖 啼笑皆非苦恼人	163
第十六回	消灾免难 支书虔诚拜观音 整纲肃纪 厂长震怒发雷霆	173
第十七回	空穴来风 无赖汉冒名顶替 谣言惑众 财神爷进退维谷	184
第十八回	浑沌沌 三杯佳醪铸大错 娇滴滴 九尾妖狐藏原形	197
第十九回	灯红酒绿 摩登女身负无穷债 施仁展威 债权人移祸脱金钩 ...	223
第二十回	天罗地网 歹徒作恶终须报 四海五洲 梧桐引得凤凰来	239

第一回 造洋楼 穷汉子发迹 掷匕首 全家人出逃

1 自古以来，英雄豪杰争雄天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梁上君子摸狗偷鸡，平民百姓安分守己。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演义下来。直待共产党坐稳江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几十年虽然风风雨雨，贫穷的大锅饭倒也吃得平平安安。旧社会那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早已销声匿迹，真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算得上一派升平景象。

可贫穷毕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只能跟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远。于是，明智的领袖们作出了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希望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裕起来。发展科技，尊重人才，逐渐能够国富民强，振兴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然会引起一些震动，

种种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也随之发生，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有能耐的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四处奔波，八方开拓，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正儿八经的事业来，个人自然也腰缠万贯，财大气粗；那些才干平平又勤勤恳恳的人，倒也水涨船高，得益匪浅。只有极少数心怀叵测、游手好闲之徒，看见人家发了财，受了益，他却眼发红，心发黑，恨不得一口把它吞进肚子里，管自己享乐受用。于是邪恶的念头一经萌发，便干出了那谋财害命、铤而走险的罪恶勾当来。

这部书的每一回开头，先把一个轰动一时、曲曲折折的刑事案件一一作个交代，然后再说正文。戏中可以有戏，书中何妨有书，或许给读者诸君可以凭添一段情趣。

且说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的元宵佳节刚过，一天半夜，海边一个镇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黑影，只见几个闪身便翻进了一幢别墅式的洋楼，随即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笃地一声，刀尖嵌牢在一扇木架门框上。这座洋楼的主人听见一些响动，走出卧房，黑影已不知去向，但见那把匕首柄上绑着一封信，打开一看，几乎吓了个半死。只见上边歪歪扭扭写着这么几行字：

**姓周的不听忠告好我是上锋特派使命
重大随时可到你身边要你死不非吹灰之力**

在三天之内把五万小数目办好以来取然后送到土桥公路下放在如果办不到我随时而来一取走你的首级二取走你的心肝那去用餐……

洋楼主人又气又怕，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事实，可他又否认不了这封恐吓信。想不到清平世界，堂堂乾坤，解放几十年还没听说有过绑票、拔财神的事发生，可此时此刻偏偏轮到了自己头上！这歹徒究竟是何许样人物？为什么说“随时可到你身边”？难道就在……。一时间，全家人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案子的突然发生，却由此引出了人生舞台上的一幕幕生动的活剧来。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诗曰：

当年穷汉运不通，
命途乖蹇世难容。
春风化雨云开日，
击楫弄潮争楚雄。

话说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之滨，有个地道的山区小镇叫大周。这大周镇位于沧海县西南，东临大海，三面环山，每当

夏日来临，熏风带雨，酷暑消凉。那延绵不断的峰峦山岗上，苍松如盖，篁竹生烟。一年四季，春桃夏李，姹紫嫣红，说不尽一个风光旖旎的好去处。

十年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再加上交通不便，小小山镇呈现出一派颓败不堪的景象。那些学者名流、政界要人自然很少涉足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大周镇犹如魔术师变戏法似的猛可里变得令人眼花缭乱。通往县城的公路四周，平地里冒出一座座气派恢宏的工厂，到处是小巧玲珑花样翻新的别墅式家庭住房，皇冠、桑塔纳轿车夹杂着拖拉机、牛车、双轮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东奔西颠；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臭气熏天的露天茅坑和堆积牛粪杂草的泥泞巷道。偶尔会冷不丁窜出一头满身污秽的大肥猪，旁若无顾地哼哧着在墙角路边拱土觅食。这儿，文明和愚昧，先进与落后正在时代的浪谷里交替着。

最引人注目的是镇西头那幢宫殿式的洋楼，这座楼房设计精巧，非同凡响，它占地五百多平方米，呈宝塔形分上下三层，两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内，宽敞的庭院全用混凝土浇筑，那500号水泥抹得地面坦荡如砥，粉红色的墙根四周，植满了各种花卉，牡丹、芍药、石榴、美人蕉、广玉兰，千姿万态，芳香袭人。后院葡萄架下，游鱼戏水，芭蕉临风，好一个幽静的去处。楼内正房十一间，全是红绿地毯，花纹墙布，备有冷暖空调。一楼门厅，玻璃长窗落地，迎面两盆猷枝苍劲的五针松令人觉得青春常驻，长短沙发随时在迎候着八方嘉宾。二楼会客室更是气派堂皇：一圈绿绒沙发，配上茶色玻璃茶几，款式别致的枝型吊灯，辉映着一幅名家墨

宝：铁石梅花气概，山川芳草风流。精美的欧式挂钟给客厅增添了几分洋味，门前悬挂的珠帘又把人带入古色古香的境地。卧室客房，一律席梦思床铺，卫生间内，瓷砖贴墙，马赛克铺地，抽水马桶，瓷盆浴缸，电暖水箱，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四架电话机分布在客厅和卧室，有的单线，有的串联，随时随地可接通全国各大城市。

当这幢洋楼落成那会儿，曾经轰动了方圆百里的人们——这在当时的大周，可是了不起的奇迹！虽说镇子里百业兴旺，许多人腰包有点鼓囊囊起来，但能造起如此豪华的“公馆”，别说是大周镇，就是整个沧海县里也断难找出第二个了。

这洋楼的主人姓周名慈梅，四十出头年纪，中等个子，长得体魄雄健，堂堂一表人材，天生一头曲发，配上一套黑色薄呢西装，显得神态潇洒，容光焕发，俨然一副大城市里上层人物的派头。

说来也奇，这样一位人物，曾几何时，还是个穷愁潦倒的乡下汉，靠在镇子上拉车搬运苦度光阴。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那会儿，这位仁兄一身破衣烂衫，推着板车东奔西颠，流一身大汗，换几个钱养活老婆孩子。虽然好歹当过一阵子运输队会计，但充其量只是个拉车汉子，没多大的能耐。有一段时间，甚至家徒四壁，负债累累，靠老婆东借西贷混日子哩！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没想到经过几年磨难，百般曲折，如今突然发迹起来，成了拥有数百万资产的明州邮电器材厂的大厂长，这已经够令人刺激的了，眼下他又建造了这座皇宫似的洋楼，顷刻之间，周慈梅成了街头巷尾，

茶楼酒肆的议论中心，洋楼也像一块磁铁，引来了四邻八乡的人，纷纷赶来见识见识，看个稀奇。

周慈梅倒很开通，不论长幼尊卑，一律开大门迎接，连卧室门也不关闭。一时间，男女老少，各式人等，像赶庙会似的在这幢洋楼内外川流不息。

有两位农村老太太，在一片洁白的卫生间里反覆研究了那只抽水马桶：

“这是啥东西？介清爽！是灶头么？用不用柴烧？”

“不是的，听说是大便机器！”

“你说啥？撒污也要用机器？！”

“唉呀，如今花样经多着呢！”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几个包着牛仔裤，蓄着长发的小青年，在富丽堂皇的二楼客厅留连忘返：

“够意思——跟电影里的差不离！”

“妈的，哥们有这一天才够刺激呢！”

“这些东西买起来不难，有票子就行，你看，这姜东舒的字可不是一般人能到手的！”

“哇啧啧……”

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推推搡搡地在庭院花簇中嬉笑打闹：

“进屋子去呀，又不是相亲，怕啥？”

“哎，他家有两个儿子哩！”

“去你的，年纪太小。”

“有钱讨得老婆大嘛！”

“看我不撕碎你的嘴！”

朋友们为周慈梅担心：“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你是不是打算第二次土改？这楼房准备分给几户贫雇农？”

“树大招风哇，慈梅，你可得当心！”

酒馆内，许多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是周慈梅解决了职工的就业问题，还是职工的劳动剩余价值让周慈梅剥削了！”

“这老兄是个危险人物，说不定还得去蹲大牢！”

周慈梅却全然不顾这些议论，他有他的想法，他想让穷怕了的乡邻们看看，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小康水平是个什么样子，而今他有这个能耐，他只不过是率先带出个头来，只要政策好，往后人人都能住上这样的洋楼。

周慈梅想得过于单纯了，殊不知社会是复杂的，他的洋楼一经“对外开放”，自然也引起了那些梁上君子、不法歹徒的垂涎，暗地里，早有几双绿幽幽的眼睛死死地瞄准了这个目标。

且说这一天深夜时分，正是街头灯影暗，月色昏朦朦，大周镇被弱春的夜雾裹了个严严实实。就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只见周家对面的小弄堂口倏地窜出一条黑影，那影子全身黑糊糊的，脸上蒙着一块布，只露出一双滴溜溜的眼睛。黑影人窜过街口，一闪身便直奔周家洋楼的大铁门，侧身在门缝里悄悄瞟了一会，见里边毫无动静，唯有楼下一间房室里还闪射出一点荧荧灯光。那贼影似乎犹疑了一下，随即轻身一跃，纵上了两扇大铁门的顶端，然后一个鹞子翻身，轻轻落到了院子里。黑影避开有灯光的卧室，蹑向东首的厨房，

攀着自来水管又轻轻一纵，上了厨房的水泥平顶。这一刹那间，他从肘子里忽地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手里掂了一掂，瞄准二楼阳台口的一扇房门，“嗖”地一声，只见寒光一闪，那把匕首的尖峰稳稳地嵌进了房门的木框上。

此时的洋楼主人正靠在床头浏览着1987年3月15日的几份当天的报纸。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白天忙忙碌碌，只有夜深人静之际，他才能抽出时间从各类报纸中把握时代的脉搏，捕捉各种信息的价值，一个企业家，要在商品经济的千变万化中站稳脚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周慈梅的神经十分敏感，那匕首嵌入门框的一声响动，使他立时警觉到这声音似乎有些异乎寻常，他蹑手蹑脚走到庭院里，举目四顾，心里“格噔”一跳——猛见一条黑影翻身跃上大铁门，只一闪便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之中了。

“醒醒，醒醒，快起来！”他开亮了楼内所有的电灯，唤醒妻子和小儿子小丰，转身上楼来到二楼阳台上察看动静，这一看不打紧，那把匕首正在他头顶上方闪着青幽幽的寒光，尚留有一丝体温的匕首把上，用橡皮筋捆着一封信，他大体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又是歹徒送票！——一股怒气不由从心底腾地窜了上来。

周慈梅摘下那封信，就着走廊灯光展了开来，果然是一张杀气腾腾狗屁不通的“传票”，连标点也没一个。

读着这不伦不类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恐吓信，周慈梅心里犹如倒翻了五味瓶。钱，他不在乎，气恼的是这短短一年，连续不断的恐吓、勒索、威胁事件，频频向他袭来，搞得他焦头烂额，凄凄惶惶……

半年前的一个下午，一封署名周慈梅收却没有落款的信飞进了邮电器材厂，他正出差在外，妻子彩云怕信里有急事被耽搁，连忙拆了开来，这一看可吓坏了这位善良的女性——信中勒令周慈梅必须在当晚十点钟将一万元现款放在镇外土坡小茅厕屋顶上，不然，“休怪不客气！”

彩云从未碰到过这种事，她只觉得有一股莫可名状的冷气顺着她的肌体往上窜，背脊上的筋抽得她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你怎么了？”一位同事见她脸色骤变，连忙走了过来。

“天，恐吓信！”同事一声惊叫。

“快，快去报警……”

这天晚上，大片的阴云向天边涌去，吞没了朦胧的眉月。镇外公路上，一个战战兢兢的女人身影来到土坡前的小茅厕边，筛糠般的手，将一只用报纸包裹着的大纸包搁在茅厕顶上，捡起一块瓦片压了上去，随即飞也似地离开了那儿。

彩云遵照派出所长的吩咐，按歹徒指定的时间、地点送去了“现款”，尽管她知道暗地里有公安人员在保护她，但总觉得像有个蒙面大汉在后边尾随，随时随地都会伸出一双可怖的魔手要掐住她的脖子……

夜光表已指向23时，小茅厕旁没有丝毫动静，旷野里连个影子也不见，民警们虽然手脚僵硬，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但谁也不曾动一动，屏息等待着“猎物”出现。

终于，公路边出现了一条朦朦胧胧的身影，猫着腰，一步三回头向小茅厕走来了。

守候在近旁卫生院窗口的派出所长已将手指按在打火机上，一旦“猎物”进入包围圈，立刻掀亮打火机，发出信号。谁料，黑影未走近“目标”，却突然一个向后转，撒开兔子般的腿一溜烟似地跑了。待民警们一跃而起，“猎物”早不见了去向。

无奈何，民警们只得返回“岗位”继续守候，但直到东方破晓，再也没见过一个人影。

第二天晚上依然落了空。

没多久，又一封笔迹迥异的匿名信掷到了周慈梅桌子上——这名歹徒的胃口倒不大，要款三千元，而且只需要将钱放在洋楼边变压器前的大树下即可。如其不然，“小心脑袋！”

这一回，也许歹徒事先嗅出了一点味道，晚上连个影子也没闪一闪，那“人民币”——成刀的坑边纸淋了一场雨，变成一摊黄糊糊的纸浆。

总以为从此太平了，哪知十天前，周慈梅一家看完电影回家，一进大铁门就被一把摺在庭院正中的小刀吓住了脚步——“票价”五万，如不兑现，“一包炸药，粉身碎骨！”眼下，同是这名歹徒，以三天限期对他下了最后通牒。

儿子小丰奔到派出所报案去了，周慈梅呆楞楞地坐在二楼客厅的沙发里，狠命地吸着卷烟。他觉得全身发冷，夹着“万宝路”的手指也在微微抖动不止。那信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三天之内……随时可到你身边”——铤而走险的歹徒已经凶相毕露。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回他娘的要动真格儿的了！周慈梅越想越不是味儿，死，吓不到他，奇怪的是，

沧海县那么多财大气粗的企业家，在人身安全问题上从未发生过不测之虞，为什么这种灾祸的箭簇独独接二连三地向他身上射来？自己呕心沥血地日夜奔波，事业方兴未艾，可到头来连一个公民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年来，他经历的磨难还算少吗，可为什么命运之神老对他板着脸，生活老是和他过不去呢？！

一阵寒风袭来，周慈梅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喷嚏，他这才发觉，自己仅穿着一身棉毛衣裤，手已冻得冰凉，脚也窸窣发抖。他叹了一口气，返身回到楼下卧室，只见彩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好不伤心。

“彩云，别哭别哭，小丰不是报案去了吗。”

“报案？报案有什么用！前几回我们不是也报了案，连个鬼影子也没抓到，如今反倒一次比一次凶，这是什么世道哟！”

周慈梅无声地在沙发上坐下，又掏出烟猛吸起来。

送票，敲诈，这在旧社会里司空见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出现此类事情？而且这歹徒早已将目标对准了他，不达目的是不肯善罢甘休的！看来不能再犹豫了，得下决心才是。既然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我又何苦要死死留恋这块地方！大丈夫四海为家，宁波、南京、天津，到哪儿都能办工厂，请他去办厂的地方也委实太多了。按理，故土难离，他舍不得离开这块有着养育之恩的土地，而现实逼迫他不得不忍痛出走。他要用出走作一次无声的抗争。

3月18日黄昏，正是限期到来的最后一刻，一辆上海牌

轿车在邮电器材厂大门的甬道徐徐发动，车门打开之后，周慈梅对驾车的小儿子点了点头，让妻子、大儿媳坐进车内，他环顾三幢新建的巍巍大厦，正是华灯初上，人影绰绰。此刻，他要告别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工厂，告别与他共同开创事业的志士同仁，从此毫无目标地去浪迹天涯，心头涌上了一片凄凉，泪水也禁不住在眼眶里打旋。他咬咬牙，一头钻进了车座。儿子小丰似乎很理解父亲的心绪，将车沿着工厂中心的大型花坛缓缓兜了一圈，喷水池、冬青树、花木盆草在他们眼前一一掠过，以最缓的速度驶到了厂门口。

门卫老头走过来开门了，照例客气地朝周慈梅点点头，他以为像往常一样，大忙人厂长是连夜外出公干，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厂长走了，抛下他们走了！

小车徐徐驶出门口，小丰猛地加大油门，“呜”一声冲上公路，趁着朦胧的夜色向北疾驶而去。

周慈梅走了，带走了家人，带走了歹徒希望的梦，带走了人们种种的流言……

第二天，周慈梅的姐姐——厂党支部书记周云梅，哭嚷着来到镇委，要求帮忙找人。

周慈梅这一走不打紧，沧海县里却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